經濟類編
四十五之六
禮儀 樂

漢書門
類
三〇三六 號
九三 函
一一 架
四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〇三六 號
四二 冊
三六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20）
函號 366 78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七

喪　二十二則

檀弓喪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淺草文庫
日本政府圖書

勤至死必喪三年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
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
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
其至者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

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illegible]
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illegible]
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illegible]
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illegible]
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蟜㱿充充如有窮[illegible]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illegible]
然祥而廓然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illegible]
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illegible]
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
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在衛有送葬
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
能行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于負
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
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
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
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
出祖者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
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

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漢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劉愷行喪禮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實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晉愍帝正旦將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于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實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帝納之

瑯琊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丁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瑯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

之義禮有違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
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
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
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
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
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
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
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
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
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

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
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
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
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
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
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
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
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
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
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宜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

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
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
一人論于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顧和乃
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
以一其本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
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
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
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
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
禮廢憲章頹替始于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
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
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
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
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
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謂所親曰
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
得不體國徇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
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
耳帝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

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illegible]興下書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

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
事陳聞

唐魏徵定服制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巳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玆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喩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

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于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朝臣被推劾朞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說世輕世重防奸慮禍與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禹興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于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讎天之義至于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竊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朞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若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虔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爲舛駁特降緦綷禪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貴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于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巳獨晏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關防實開淪

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冑爲位哭
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但苟避凶服豈曰稱
情又外氏之親俱緣于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
小功舅乃緦麻由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
如母語其絫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
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
功同于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
內外之序增睦至于舅姑爲婦其服大輕冢婦止于
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
堇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僅服大
功也子之妻繼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以
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服大功既衰裳
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
平均更無室礙矣

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夫天地之性
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
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
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
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
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

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異于飛走別于華夷羲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爲難從讓許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

高郢子游麻衰議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爲嗣子游爲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缺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爲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蹇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已之明又非矣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而固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于講大禮

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狥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李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亦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執蹈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句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崒巳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

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旻知龐欽州濬或以
疾而殁或遇戕於盗韋氏出涕泣若而言曰二刺史
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
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
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
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
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
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内外昆弟適
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貴覬平公之事將入言於
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
我者强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豈知叟之智也
我者頻慼而相誨曰愼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
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畏及其宴也太
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
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天膽夫歛來酌
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
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
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
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與魏江西二觀察
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强仁韋之

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剌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
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内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
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
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
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
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
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
上狼藉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
怒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

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illegible]
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
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
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左今來議又以吾嘗爲
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
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
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
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
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

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
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
刑罰當豈異哉予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
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
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
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
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笑之於是後
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
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
死黨無茲或近之人隋論從而與之通人之又不赦遂往而

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慣遂因而
書之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
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
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
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
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
母並加至祖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
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

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詔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請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姓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亦令依行

宋孝宗詔趣劉珙爲宣撫使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議者曰魯

公伯會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理宗特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輿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

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黄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
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
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
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
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
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
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從天子以孝治
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
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

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
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
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
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

遺詔二則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遺令 七則

晉侯先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

本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晏子病將死斷楹而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晉成帝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頴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

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讃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讃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讃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帝議以爲然讃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遺表 四則

漢來歙上遺表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

察文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黄瓊疾篤上書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與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

夫飾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
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殁
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外內傷懼又
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
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
獲罪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
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
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
類相感理使其然

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
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
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
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
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

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宋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淸心寡欲約己便民
絶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
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
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
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
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葬二十則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魯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墨子節葬篇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

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捈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illegible]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illegible]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

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呂覽節喪篇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

葬淺則狐貍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
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舍矣而忘姦邪
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聾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舍棺椁所
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
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
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
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
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
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
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
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
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
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
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
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
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
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

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篇　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

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

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
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
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
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
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
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
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
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
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
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
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
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
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
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
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
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

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
間窆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
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
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
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

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

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矣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摶里嚴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樵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光武帝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

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上疏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
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
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
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
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
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
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
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
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
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裸葬以反吾真必
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裸而
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

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胤　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禭以昭

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
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皇其猶若斯况于品庶禮
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
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
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
之恩亡忠孝之道耶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
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
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
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
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
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
蕭建送喪到家子儀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
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張奐卒年七十八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
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
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
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
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羊祜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王祥遺令訓子孫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

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豫爲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啥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于合禮典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先爲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

險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豫辦此子孫一以遵之

皇甫謐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如令

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
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
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
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
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
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
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
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
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臶之曰使其中有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

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
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
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
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
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
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
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
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
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
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

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蒢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好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攺焉

瑯邪王煥薨年二歳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瑯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

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
爲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
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
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之葬之日卽反哭而虞
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
無情于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
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
事不可以訓萬國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者割
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
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舜堯之言有補萬一塵露
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范冉臨命遺令敕其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値乎淫
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絶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
埋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
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
僉曰宜爲貞節先生

北魏劉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

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傍游子遠諫不納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太宗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

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千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宮房玄齡等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仭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武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

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
純凶況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
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
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
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
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
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
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
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所
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
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
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
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大
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
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
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
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
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
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

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李建勲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

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程頤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陵墓四則

晉傅亮爲劉裕至洛陽謁五陵表　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感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境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張士烈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
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
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
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
竝嘗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
與廢顯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
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
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
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
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
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
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
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
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井威振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僉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前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任昉爲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　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絶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僉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齊綱之弘獎賓褒之禁策名李賢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蒙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

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關於晉與樵蘇之
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弔　四則

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劉向修文篇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

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

齊景公遊于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呂大鈞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

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毋會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

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别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别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孝子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榜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哀輓五則

魯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

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吁嗟嘿嘿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

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遺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

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于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歎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于曩載將稅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之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若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穎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
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寢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
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
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
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
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于玉
房宣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
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
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
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
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
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于後
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
茲文而悽傷

潘岳馬汧督誄　維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
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
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
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
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
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

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輩更爲魁旣巳
襲洴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幸寡
弱之衆據十雉之城辟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
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
蕘罄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罥以鐵鎖機關旣縱
礧而又升焉爨隤焦之麥栫䅘桷之松用能薪芻不
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
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鑪蓷甀以偵之將穿城
竇作因焚穢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于幕府聖朝
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
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
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
離寒暑者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
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
遽許而子固巳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
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
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
焉令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

嘌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奪其[illegible]

此汧城敵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胗身而栽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群狄豺虎競逐羣吏忿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釁寡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需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剔以長塹鍤未見鋒火以熟熖薰尸滿窟揞穴以歛木

石匱竭萁稈空虛瞷然焉生傲若有餘粤梁爲礧柹
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
悠烈烈將覆軍喪氣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
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洴庾化爲寇糧實
賴天子思纂彌長威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
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基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尠孰是勳庸而
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頸僉是能飄匪惡直牧
人邊邇自公退食闈稱鷹爲搏曾不戢翼忌爾大勞猜
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旣慨焉生硠硠高致發

憤圄圄没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
孟運籌危趙獲安洴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撓
之筆端傾𡋯可賞矧云私粟秋隸可須況曰家僕剔
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洴城身死洴獄凡爾同圍心
焉摧割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
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
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孔坦遷尚書未拜疾篤庾氷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
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
耶氷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

自省緜緜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盻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臧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痛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于世世常須才况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雲夙夜憂憤常欲身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奄至中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樂類

樂三十六則

呂覽大樂篇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凓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興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

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篇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

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温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

適音篇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

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
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
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
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
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
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
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
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
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
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
好惡行理義也

古樂篇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
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
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
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
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
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

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

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篇　黄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蔟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初篇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

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
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誂越慆濫
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
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
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明理篇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
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
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
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
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
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
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
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萎敗不
成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
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
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
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
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

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咎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揖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虵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絶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襁緥盲禿傴尪萬怪皆生故亂世之生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劉向脩文篇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

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于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

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

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淸濁之間其察淸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

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

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

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

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惠王三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偏儛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illegible]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行而不[illegible]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illegible]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請已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
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温柔而居中以
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

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也溫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履中行善而以帝紂爲天子好慢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墨子非樂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

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
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刼弱衆暴寡詐欺
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
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
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
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
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
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
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
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
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
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
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
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
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
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
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
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
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

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

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
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
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夙興夜寐紡
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
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
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
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
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
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
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
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
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
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
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
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而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漢武帝定廟樂詔　盖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司馬遷樂書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剌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

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晉阮籍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鍾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

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

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謡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

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當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

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歎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

孅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
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
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
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
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静萬物之神也固上下
之位定性命之眞也故淸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
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
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
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
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

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
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
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
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
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
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illegible]相
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illegible]治曶
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
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
依律遞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
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蹌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
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
西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
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
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

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
之象采大林之鈌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
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
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
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
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
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
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
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
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

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絶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玄驍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嵇康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

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極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

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

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

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托之于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

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衆聲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

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絶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造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

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
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
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
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
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
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
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
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頼然獨見矣今矇
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
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
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
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
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
頼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
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
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
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
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
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熏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涙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涙甜而哀涙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蓰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

魯牛能知犧牲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嘗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

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敍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因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

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

虛心靜聽則不盡淸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
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
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
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
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
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
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
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絶於
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
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
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
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
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
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
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
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
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
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
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

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慼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温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眞主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

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
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
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
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
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
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
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
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懷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
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
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
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
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
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
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覩其異而不識其
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
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
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
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
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愼靡靡之風

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絶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

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

無甚於淫邪也淫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觀矣

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隋文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大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時有樂工萬

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上
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
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蘇夔尤
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
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
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
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
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
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
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恭定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
弘使孝孫恭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
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
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
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文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
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
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
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
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時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

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

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明皇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王樸素曉音律周世宗以樂事詢之樸上疏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昔者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淸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虡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嘗學律呂譔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

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淸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三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攷定峴以王樸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仁宗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樸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樸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鎭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横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

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置局于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制
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
酌鑄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鍾磬上之賜名大安
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
高又其鐘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
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
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
主其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而郊廟仍
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三卷其
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
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
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
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爲
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
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

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神宗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凡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樸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黍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㡛四淸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蔡京每爲徽宗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官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論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

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迺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歙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

耳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黄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審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

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庣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满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箇與方嚮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袵服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

范鎭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昨日辱書以爲鎭不當

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僂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

實之意以積爲銖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
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
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
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
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
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
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
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待人豈不知黍之於
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illegible]

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
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
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
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
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
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
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
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
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
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

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浴不敢不爲此議議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